

達夫全集 第一卷 寒灰集

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第一卷

寒灰集

北新書局出版

1928



目 錄

全集自序	I——10
寒灰集題辭	I——
茫茫夜	I——53
秋柳	I——54
采石磯	I——32
春風沉醉的晚上	I——26
零餘者	I——12
十一月初三	I——26
小春天氣	I——16
薄奠	I——21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I——10
烟影	I——16
一個人在途上	I——12

自序

男子的三十歲，是一箇最危險的年齡。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殺，總在這前後實行的。而更有痛於自殺者，就是‘心死’。自家以爲有點精神，有點思想的人，竟默默無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滅，思想的消亡！試問天下的痛心事，甚於此者，更有幾多宗？

自家今年三十歲了，這一種內心的痛苦，精神毀滅的痛苦，兩三年來，沒有一刻遠離過我的心意。並且自從去年染了肺疾以來，肉體也日見

消瘦了，衰老了，若有人笑罵我的，這一箇笑罵者自己，遲早總有知道他謬誤的一日，勇敢的笑罵者呀！你們也大約必定要經過這一箇心的過程的，不過我在這裏却在私祝你們的康健，私祝你們的永不至於經驗到這一種心身的變遷！

在人世的無常裏，死滅本來是一件常事，對於亂離的中國人，死滅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賚，可是肉體未死以前的精神消滅的悲感，却是比地獄中最大的極刑，還要難受。

在未死之前，出什麼全集，說來原有點可笑，但是自家却覺得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一箇總賬的時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後能不能再繼續過去？只有天能知道，不過縱使死灰有復燃的時候，我想牠的燃法，一定是和從前要大異，並且，並且隨伴着我的這一種乾喀，這一種衰弱，誰能說牠們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剎那，而明日的生涯，又誰能知道更將羈棲於何地？

This is the night when I must die,
And great Orion walketh high

In silent glory overhead:
He'll set just after I am dead.

A week this night, I'm in my grave,
Orion walketh o'er the wave:
Down in the dark damp earth I lie,
While he doth march in majesty.

A few weeks hence and Spring will
come;

The earth will bright array put on
Of daisy and of primrose bright,
And everything which loves the light.

And some one to my child will say,
"You'll soon forget that you could
play

Beethoven; let us hear a strain
From that slow movement once

again.”

And so she'll play that melody,
While I among the worms do lie;
Dead to them all, for ever dead;
The churchyard clay dense over-
head.

I once did think there might be
mine
One friendship perfect and devine;
Alas! that dream dissolved in tears
Before I'd count twenty years.

For I was ever commonplace;
Of genius never had a trace;
My thoughts the world have never
fed,
Mere echos of the book last read.

Those whom I knew I cannot blame;
If they are cold, I am the same;
How could they ever show to me
More than a common courtesy?

There is no deed which I have done;
There is no love which I have won,
To make them for a moment grieve
That I this night their earth must
leave.

Thus, moaning at the break of day,
A man upon his death-bed lay;
A moment more all was still;
The morning star came o'er the hill.

But when the dawn lay on his face,

It kindled an immortal grace:
As if in death that Life were shown
Which lives not in the great alone.

Orion sank down in the west
Just as he sank into his rest;
I closed in solitude his eyes,
And watched him till the sun's uprise.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Rutherford)

自己的半生，實在是白白地浪費去了。對人類，對社會，甚而至於對自己，有益的事情，一點兒也沒有做過。自己的死滅，精神的死滅，在這大千世界裏，又值得一箇什麼？

自己的在過去浪費了的精神，不信有一點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後，那一層臉上的“永生的靈輝”，是決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權且當作一箇也是孤獨的流人，對於過去的自己的孤獨的屍骸，將他的死眼閉上，勉強使他裝成一個

瞑目而終的人，也許是目下的最有意義的一點工作，全集的編製，就發源於此了。

回憶起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間，飢寒孤苦，經歷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跡可尋。自己在過去，雖則沒有做過一點可以記錄的事情，然而這一種孤淒的感覺，却是我自己一箇人的。或者有人要說，“將這些無聊的夢跡編留住，不只是增加一些煩惱世界中的更煩惱的波浪而已麼，於世何補？”不還我也要說，“這一層淡淡的波紋，於我却有切膚之痛！”

※ ※ ※

自家的作品，自家沒有一篇是滿意的。藏拙刪煩，本來是有良心的藝術家的最上法門，可是老牛舐犢，也是人之常情，所以這全集裏，又把我過去的作品全部收起來了。

※ ※ ※

自家今年滿了三十歲，當今年的誕生之日，把過去的污點回視回視，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妙法，這又是此際出全集的一箇原因。但

是許多勸我的朋友們却向我說“可以做一箇很好的紀念！”啊啊，紀念？紀念什麼？人類中那有把他的恥辱，拿來作光榮的歷史看的愚夫？

※ ※ ※

編訂的次序，不是編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內容體裁。偶而在故舊的雜紙堆中翻着的，就拿來付印，有手民和校對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過隨便的改正改正，這又是我的病懶的一箇證明。

※ ※ ※

作品寫完的年月，大抵記在後面，有不寫的，是出於當時的疏忽，現在溯記憶所及，都把牠們補上了。

※ ※ ※

諸君若再能寬恕我一次，容我的 Egotism 再顯發一回，我想對諸君將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時的周圍境狀來說一說。

昨天自極南的廣東回到了上海，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獸般的惡勢力下的妻兒的危急之報。電報上雖祇說是‘病篤速回’，然而電後的來

信，隱約說是兒子的病，已經是沒有餘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餘，也已病倒了好多天。火車不通，明日又只好趕海輪奔回京去。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惡的凶聞，被我發見！

痛定思源，這交通的阻絕，這生活的不安，這中國人的流離慘死，又是誰爲之階？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殺賊。我只希望讀我此集的諸君，讀後能够昂然興起，或竟讀到此處，就將全書丟下，不再將有用的光陰，虛廢在讀這些無聊的鑒語之中，而馬上就去挺身作戰，殺盡那些比禽獸還相差很遠的軍人。那我的感謝，比細細玩讀我的作品，更要深誠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舊歷端午節

序於上海的一家小旅館內

寒 灰 集 題 辭

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

寒灰的復燃，要借吹噓的大力。

這大力的出處，大約是在我的
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假使這樣無聊的一本小集，也
可以傳之久遠；

那麼讓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
和牠一道的傳下去吧！

作 者

茫 茫 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

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腳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

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的的嘩嚨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